

充满整个四月的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日子。清明一过，人们就开始寻找踏青的路线。看油菜花、牡丹花绽；吃刀鱼、河豚鱼；采购龙井、碧螺春、毛峰茶叶，人们难忘大自然春天的恩赐。

今年四月七日，我们又一次奔赴皖南山区。在黄山和九华山之间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山脉。它有华东地区最后一块原始森林的美誉，它属于安徽石台县。

石台面积一千四百零三平方公里，人口才十一万。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贫困县，这里除了茶叶、绿色食品没有规模像样的工农业生产。县城里没有出租车，一条街上除了有银行，小商店，小饭店，洗脚店，没有那些全国的连锁店。城里人不屑这些，他们是青山绿水而来。

山村

坐落在牯牛降山脉的仙寓山段，有许多自然村，它们错落有致地建筑在一簇兀地而起的千米高的山峰间，村间的地势曲折中富于变化，风景秀丽中追求崎岖。绵延的山包围着村庄，从村里往四面看，没有险峻，

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除南市老城厢外，大部分形成于1843年开埠以后，由租界当局擘画并建造，因而不可避免烙满异质文化的印记。特别是那些既拗口又冗长、且不符合中国人言语逻辑的路名，更具有高辨识度的标签意义，在提示着那一片曾经的存在。如今，“折戟沉沙铁未销”，这些路名虽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销声匿影，但仍属于上海人永久记忆的一部分，可以沉淀，却不可或缺。“自将磨洗认前朝”，便是它永不消弭的价值之所在。

一

从1845年起，英国人首先沿黄浦江两岸和吴淞江（俗称苏州河）南岸，建立为中英通商而专设的旅沪外商居留地（后称租界）。之后不久，法国人亦从1849年开始，以洋泾浜为界，在今天的延安东路以南一侧，开始了法租界的拓建。如今徐汇区北部繁华地段，即属于当年法租界的势力范围。其标识之一，便是当年辟筑的所有道路，无不冠以洋味十足的路名，成为法兰西国家利益正式落地东方一隅之象征。

去过巴黎的人都会会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法国人似乎特别偏好以人物来为它的市政设施和建筑物命名，高调彰显个人至上。这与低调内敛、除非帝王崇拜其余人等一概不认的东方民族多所不同。诸如蒙田大道、阿尔玛桥、埃菲尔铁塔、旺多姆广场、玛德莲教堂等等，无不和法兰西历史上的某位风云人物关系密切，而不论其出身血统。上海开埠以后，同样的癖好也被法国人隨身移植，成为一种舶来的文化，落地开花。凡是历史或现实中出现过的某位人物，只要他/她足够特殊，就有可能在这块受到法国权力左右的土地上留下名戳，成为一个法式的物化符号。

以今天的徐汇区为界，当年法租界（包括但不限于今天徐汇区北部区域）名气最大者，不能不首推两条以法国元帅命名的道路，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贝当路（今衡山路）。

霞飞（Joseph Jacques Cesaire Joffre），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性格沉稳寡言，绰号“迟钝将军”，因率军抵挡德军对巴黎的进攻，而备受友人拥戴。霞飞路1907年筹建时，初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P. Brunet）的名字命名，1915年改名霞飞路。1922年，霞飞曾应邀来沪访问。1943年，法租界被汪伪政权收回，霞飞路改名泰山路。1945年，抗战胜利，国府复都南京，霞飞路再次更名为林森路，以纪念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西藏路为界，分别称林森东路、林森中路。1950年5月，新生的人民政权又将

没有挺拔，而是番出奇的柔和。这里的村落都是同宗同族世代结庐而居，西递住着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这里有西汉王莽的后裔，东汉严子陵子孙的严家村。他们以林茶为业，生生守着群山，一代一代的山里人过着闲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那些千年古树，古井，古山道都有他们千百年来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没有现代化工农业，保留着传统手工艺和古老的生活方式。古风盎然，民俗淳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还带有几分刀耕火种的痕迹。

我们进入严家村，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古木参天，环村的崇山峻岭，清泉碧水绕村而过。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山墙，飞檐翘角，门首悬八卦，屋内设天井，巷曲道折，老磨坊保存完好，宛如一幅小桥流水的诗情画卷。

2004年，这里的茶叶被国家有关部门鉴定，硒含量是普通茶叶的5到10倍。硒是人体的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于抑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治疗癌症，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2005年，这里的土壤被国家测

其更名为淮海路，以纪念淮海大战的胜利，同样将西藏路以东称淮海东路，以西至华山路称淮海中路；再往西至虹桥路，则名为淮海西路。

淮海西路亦为法租界越界所筑，始于1925年，原名乔敦路（Jordan Road）。乔敦（John Newell Jordan），英国驻华公使，汉名朱尔典，这个名字要比他的本名乔敦（现多译为乔丹）牛掰得多。朱尔典24岁来华，68岁退休，“中国就是他全部的外交生涯”。朱尔典1906年晋升驻华公使，1911年起担任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亲身经历并直接插手了辛亥年间中国鼎革之际的重大变局。乔敦路建成时，恰遇73岁的朱尔典去世，法租界因此破例，以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命名新路（另有1924年英美公共租界以齐卢战争为借口，越界辟建之说）。1933年乔敦路改名庐山路，1945年改名林森西路，1950年改名淮海西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更迭，路名被赋予了风向标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路名史，其实也是一部政体演变史。

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一战期间在有“绞肉机”之称的凡尔登战役中反败为胜，重振法军士气，最终战胜德军，立下赫赫战功。二战期间，法国战败，贝当在法国南部维希建立傀儡政府，沦为法奸，集民族英雄与叛徒于一身。1945年8月，贝当被法国最高法院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囚于大西洋上一要塞内，直至1951年去世，高寿95岁。

除了元帅，法租界另有一条以总统名字命名的道路，即筑于1902年的杜美路（今东湖路）。杜美（Paul Doumer），善理财，曾任法国驻越南总督，1931年当选法国总统，次年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刺杀。杜美路筑成时，其尚未出任总统，但已名冠全法。该路很短，全长仅474米，但沿路建筑富丽华美、鳞次栉比，成为达官贵人的趋焉之所。杜月笙、戴笠、胡蝶等民国风云人物，都曾涉足其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访问上海时，也曾下榻杜美路上的犹太富商加登（Gatton）家中，并在其花园举行座谈会，演讲相对论；该处后改建成杜美大戏院（后改名东湖电影院），现已拆。

让人奇怪的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在法租界却寂寂无闻，并无一条道路为其彰名。

二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拓殖无算，法国也不例外。于是，为冲锋陷阵的军人扬名立万，寓武力的攻伐于道路的通辟之中，命骑士与天下坦途

作家笔会 | 李力

牯牛降印象

定，仙寓山地区跨入世界少有富硒地区之列。这也恰好给这些山村的长寿村提供了科学注释。

仙寓山其实并不贫穷落后，它只是躲过了无序的开发和污染。保持了较为原始的生态环境，是首先进入“后现代”的典范。仙寓山是一份优厚的自然遗产，是未开发的黄山。所以有三十多个国外大使一致推荐它“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

空气和水

牯牛降之美，首先是它的负氧离子。大凡我们去过的名山都被自然界的负氧离子所吸引。一般城里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只有几十个，上海东郊宾馆达到一千。在宜兴有个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达到八千的山庄，它吸引多少上海人去旅游。在牯牛降境内，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二三十万个，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清新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标准的一

并驾齐驱，成为包括法国人在内的一种欧洲文化时尚。上海法租界当然也不能免其俗。

1914年，法租界向西扩展，取得大片新租地，公董局遂填埋南长浜，将今天重庆南路至瑞金二路之间的一段辟通为路，命名为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以陕西南路为界，西属徐汇，东属黄浦）。1918年，该路向东延伸至法租界东部边界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北段）。1922年，该路向西延伸至宝建路。1931年，该路再向西推，直至霞飞路，进入今天的徐汇界。

辣斐德（Marquis de Lafayette），法国将军，美国独立战争时曾率部远赴美洲，支援殖民地人民共同抗

文脉空间 | 姜龙飞

自将磨洗认前朝——徐汇路名今昔

击英军建功，期间与美国开国元勋暨首任总统华盛顿交厚。

除上，法租界还有20条道路，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法国军官的名字命名。略举几条今属徐汇区的为例：Winling（汶林路，现名宛平路）；de Grouchy（格罗希路，现名延庆路）；Bourgeat（蒲石路，现名长乐路）；de Sieyes（西爱咸斯路，现名永嘉路）；de Boissezon（白赛仲路，现名复兴西路）；Frelupt（福履理路，现名建国西路）等。

三

一般而言，法租界都以本国翘楚和显贵来为道路命名，但有时也会有所通融，上文所述乔敦路便为例外之一。其取舍的标准，自然要看是否符合法兰西利益。

法租界有一条以英国陆军元帅命名的道路，叫海格路（现名华山路，南端延伸至徐家汇）。既以利益为原则，能让法国人甘心推崇的英国军头，该为高卢雄鸡做出过多大贡献呀！海格（Douglas Haig），现常译“黑格”。一战时，英法为首的国家，缔结为协约国，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抗衡。海格是协约国一方英军总司令，在“人间地狱”般的堑壕战中率部与德军对峙长达近四年，1916年和1917年曾两度用兵于法国北部，以伤亡42万英军的惨重代价，为1918年最终打败同盟国奠定胜局。

法租界另有两条以外国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亚尔培（Avenuedu Roi Albert）是比利时国王，爱麦虞限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是意大利国王，此二君历史上均与法国交厚。

茂名南路，旧称迈尔西爱路，是

百多倍。好环境总是与好山水同时呈现，好空气总是与森林相关联。这里崇山峻岭，林木森森，水系发达，是秋浦河、新安江的发源地。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山脉，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森林覆盖率。据说，有位晚期肿瘤患者放弃治疗，来到他早年工作的石台大山村生活了半年，回家体检肿瘤不见了。

牯牛降全境弥漫着清新的甜美空气，连接着苍生万物，优质空气是生产力，是无形资产，是金字招牌。我们置身牯牛降的山道上，尽情地呼吸感受纯洁透明的空气环绕自己，任凭空气流动在自己的肌体里血液中。

牯牛降的水，清清的、悠悠的淌在石岩上，流在林间，飞在空中。山里无数的沟和溪流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诗意盎然，透迤动人的秋浦河。唐代诗仙李白数游此河，流连忘返，尽情放歌，集成了脍炙人口、美不胜收的《秋浦歌十七首》。

我们走进牯牛降的山乡中，看到这里的水是多色的。从浅绿到深青，从淡蓝到浓紫，甚至从白到黑，

以比利时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迈尔西爱（Cardinal Mercier）的名字命名，但在译成中文时将“枢机主教”的头衔略去。这条路从今长乐路至淮海中路的一段，集中了兰心大戏院、峻岭公寓（俗称“十八层楼”，法租界最高建筑）、国泰大戏院和最高档的娱乐场所法国总会。

武康路，旧名福开森路，由法租界公董局修筑于1907年，以美国美以美会教士约翰·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的名字命名。福开森是加拿大安大略人，188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来华，福开森先在镇江习华语，后到南京传教，1888年创办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1896年福开森来到上海，帮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监院。他还是上海《新闻报》的大股东，创办《英文时报》《亚洲文荟》等当红传媒。福开森喜爱研究中国美术，收藏中国古玩。1934年，他将个人收藏的900多件珍贵文玩，全部捐赠给金陵大学，现保存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福开森1936-193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在其身后，1988年南京大学举办百年校庆，首次展出其中百件古玩。福开森1945年因病早逝，生前著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等书。上海法租界之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道路，却与上述文化行为无关，而是因其帮助扩展法租界“有功”，遂彰显其名。

法租界有两条以主教姓氏命名的道路：赵主教路（现名五原路）、姚主教路（现名天平路）。赵主教名Mgr. Maresca，姚主教名Mgr. Prosper Paris。两位主教名字中的Mgr. 系 Monseigneur 的简称，是法语中对主教的尊称。

另外，以神父姓氏命名的道路更多，如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古神父路（今永福路）、劳神父路（今合肥路）、杜神父路（今永年路）、孟神父路（今永善路）。杜神父名Pere Dugont，劳神父名Pere Froc，古神父名Pere Huc，金神父名Pere Robert，孟神父名Pere Meugnot。其中，古神父曾于1828-1854年间在中国暨西藏探险。劳神父1883年来华，后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达37年之久，并著有《远东大气》等书，还在法、英两国得过勋章。劳神父路原名天文台路。2007年，钱钟书遗孀，96岁高龄的杨绛出版新作《走到人生边上》，书中提到她早年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时，劳神

水色斑斓，浑然一体。

暮春的皖南，阳光灿烂，河水清澈明亮，秋浦河两岸群山逶迤，重峦叠翠。我们走进仙寓山的一条峡谷深处，前几年红太阳集团斥巨资打造一个现代化瓶装水工厂，生产富硒水，造福人类。据说，红太阳集团老板曾患有脑梗。他为了健康走遍中国几个富硒地区，石台县仙寓山是他一见钟情的投资热土。他们的引水工程在深山老林里，全程用不锈钢管连接，周围用钢丝栏隔离。我们沿着引水管一路走去，仿佛能感受到泉水的体温和富硒水的脉动。

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现代人衣食无忧，人们追求的是健康生活。牯牛降的负氧离子浓度含量生活和仙寓山里那一股股富硒的清泉是城里人的最爱。



父曾教过她英文，并说自己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人就是劳神父。法租界以基督教教士命名的道路，还有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等等，因为都不在今天的徐汇界内，故从略。

四

以驻华公使的名字命名道路，在法租界也不乏其例。公使是当时世界各国驻外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官，到1935年才被大使取代，降格为老二。如今徐汇界内，以公使冠名的有毕助（Stephen Pichon）路，现名汾阳路。汾阳路是1943年汪伪收回租界后所易之名，能够沿用至今，殊属非易，盖因大多数上海人可能并不清楚它与伪大道市政府的关系所致吧。毕助是法国驻华公使，任职于1898年，1901年回国。毕助路很短，全长仅815米，似乎隐喻着毕助在华不长的任职时间。在这条路与岳阳路、东平路交汇的三角花园中心，矗立着一座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乃1937年上海俄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集资兴建。建成后几度毁损，几度再建，可谓历尽沧桑。

比毕助路更短的还有东平路，全长仅400米左右，这条路原名贾尔业爱路（Route Francis Garnier），筑于1913年，路名取自1880年法国驻沪总领事。跟汾阳路一样，东平路也是1943年改为现名，沿用至今。

同样筑于1913年、同样以法国驻沪总领事之名命名的，还有甘世东路（Kahn, Rue Gaston, 今嘉善路），其现名同样于1943年改用至今。

以法国驻沪总领事名字命名的道路还有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北段）。敏体尼，上海开埠后法国首任驻沪总领事，与晚清上海道府衙门共同划定法租界范围，是创造“租界”概念的第一人。因为这条路如今不在徐汇界内，暂且从略。

环龙路（今南昌路的雁荡路以西一段）的情况比较特殊，是以法国早期飞行家 Rene Vallon 的名字命名的。环龙在中国举行过多次成功的飞行表演，不料老鬼失撒（沪方言，意为老手失风），竟于1911年5月在上海江湾跑马场坠机身亡。环龙逝后葬

于环龙路东端由法国兵营改建的顾家宅花园，时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并立碑纪念。如今南昌路属徐汇区管辖的，仅陕西南路以西、襄阳南路以东不长的一段，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如中华革命党本部、中山故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老渔阳里2号等，均位于南昌路东端原卢湾区一侧。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本文由徐汇区文化局提供

